责任编辑/蔡 静 电 话：029-87335695
美 编/杨 子 E-mail：jsb8211@163.com

小小说

一把钥匙

□田承友

开学后不久，单位新调来一位副校长。

这位副校长姓姚，四十岁左右，听说原来是县直一所中学的主任。

姚校长年轻，长相也帅气，可为啥放弃县直学校优越的环境，跑到一个僻远的乡镇小学来当个副校长呢？对此，大家议论纷纷看法不一。

有人说，姚副校长目前是中级职称，像他这种情况，如果有下乡支教一年的经历，返回原单位后就能自然晋升高级职称了。也有人说，姚副校长年轻，在原学校只是个主任，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人家这是先到基层单位过渡一下，待时机成熟后再杀个回马枪。还有人猜测，这个姚副校长可能人际关系搞得不好，或许是遭到排挤后被迫调离原单位的。

不管大家怎样议论如何猜测，对于这件事情姚副校长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回应。在开学初的例行会议上，他也只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并笑着跟大家说，自己喜欢乒乓球运动，如果哪位老师感兴趣，闲暇时间可以互相切磋一下技艺。

不久后的一个中午，姚副校长找到负责总务工作的贾老师。他说：“贾老师，听说乒乓球室的钥匙在您手里，能否借用一下？”贾老师说：“姚校长，学校有规定，除了周五二课以外，乒乓球室不对外开放。”姚副校长说：“我和体育组的老师打场球，这不算对外吧。”贾老师无奈地摇了摇头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你还是跟大校长请示去吧。”

姚副校长在贾老师那儿没借来钥匙，只能跟体育组的老师解释，说学校在这方面有规定，咱不能违反章程。后来，不知道这件事儿怎么被很多老师知道了，贾老师一时间便成为了被大家谴责的对象。有人说贾老师不识好歹，人家大小是个副校长呢，这点面子都不给。还有人说，贾老师做事太教条了，规矩是人定的，就不能变通一下。

对于这些指责，贾老师就像没听到一样。于是，总务处有热心肠的老师开始当面劝导他：“老贾，单位里的事儿别太较真儿了，因为这些个小事儿得罪人不值当。”贾老师说：“再有两年半我就退休了，我得站好这最后一班岗，到时候安安全全地着陆，我可不想因为一些小事儿犯低级性的错误，到头来弄得个晚节不保。”

贾老师的这种观点让老师们很是不理解，有人当面说他：“都什么年代了，还这样死板教条，你早晚得毁在自己的迂腐里。”

借钥匙这件事儿在校园里哄哄嚷嚷了几天，很快就像平静的水面刮过一阵微风，几圈涟漪荡漾过后便恢复了常态。此后，姚副校长没再提与乒乓球有关的话题，贾老师也仍然认真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乒乓球室除了周五下午的二课正常开放外，其余时间依旧是一把大锁挂在门鼻上。

教师节过后，学校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学校大校长调到县教体局当上了人事股股长，而新来的姚副校长则被上级组织直接任命为这所乡镇小学校的一把手。

当初姚校长刚来的时候，关于调转缘由大家猜测了好几个版本，现在人家坐上了学校的第一把交椅，所有人才恍然大悟如梦方醒。这时，不久前姚校长跟贾老师借钥匙那件事，也再一次成为了大家的热议话题。就在大家翘首等待着看贾老师好戏的时候，学校教师微信工作群里发了一则启事。启事的大致意思是，学校乒乓球室将全天候开放，有爱好乒乓球运动的教师，可以利用闲余时间相互切磋球技。

贾老师看到这则启事后，心里如同打翻了一个五味瓶，很不是滋味。在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后，他拿着那把乒乓球室的钥匙，鼓起勇气敲开了校长室的门。

贾老师说：“姚校长，再有两年半我就退休了，我想去锅炉房烧锅炉，那个工作更适合我。”姚校长给贾老师倒了一杯水，微笑着说：“我刚刚上任，学校人事方面的工作随后再做具体安排。”贾老师说：“我年纪大了，脑子不灵光，总务处的工作还是交给年轻人干吧。”说着话，将那把钥匙放在了姚校长的办公桌上。姚校长拿起那把钥匙，又塞回到贾老师的手里，语重心长地说：“贾老师，您不要有什么顾虑，安心工作吧，钥匙您拿回去，相信它能够打开您心上的那把锁。”

不久，学校召开了姚校长上任后的第一次全校教职工大会。会上，作为新一任领导，姚校长作了重要讲话，随后亲自部署了学校人事上的调整。其中，总务处的工作继续由贾老师负责，同时贾老师还要接管工会的工作，因为负责工会工作的老师这个月退休了。

这天夜里，贾老师失眠了。他将那把钥匙掏出来放在枕边，翻来覆去看了很久，但最终也没有搞明白，本来申请去烧锅炉的，不被批准也就算了，怎么反倒把自己又推到工会主席的位置上去了。

落叶斑斓入灶膛

□朱小平

风把落叶摇出一地斑斓，酒红的、茶绿的、谷黄的、酱褐的，翻飞交织，铺就成了一块块蓬松的花布毯。脚步在毯子上走过发出沙沙的声响，仿佛聆听到了叶子间的缠绵低语。忽而回首来时路，蓦然惊觉：“桐庭多落叶，慨然知已秋。”

故乡深秋，有树的地方，也有这般厚积的落叶，它们告别枝干的形态，时而优雅从容，一片两片三五片，轻缓飘零；时而仓皇急促，无以计数结成伴，纷纷扬扬。祖母看惯了风中跌宕起伏的事物，终日只把“柴米油盐”挂在嘴边。她将这些落定尘埃的树叶扫拢来，聚垒成厨屋里的一座小柴山，入灶膛煮饭菜熬猪潲。

湖乡地势平阔，我们渔村更是不沾山不挨林。树木大多长在沟河堤岸两侧，以杨柳水杉刺杉为主，它们比我年长，早已长成林荫堤岸的雄壮“卫士”，来拦护路上的车马人走歪掉水沟里。还有一些果树，与楠竹泡桐苦楝一起，围绕在自己房屋周围挡风。村里人都不舍得砍伐这些稀少的可用之材，那个物资贫乏的年代，农人扫落叶储柴火，成为秋冬日常。

近处的落叶，很快被人抢扫一空，祖母就设法去远一点的通渠小沟岸扫。时间一直在祖母手里拿捏稳准，落叶在同一天的不同质性，她也了如指掌：浸了晨霜的覆地难起，午间晒了日头的干枯易碎，黄昏回潮的落叶松软而柔韧，刚好迎合扫帚与铁耙的拾掇。我和哥哥时常是走在放学半途，便被祖母拦下打倒或转弯，她挑着一担大箩筐，两手搭扁担两头，扶住筐里摇摆不定的扫帚把与铁齿耙把。可能是担心我们走空身方便溜去四野玩耍，祖母故意放手，将扫把与铁齿耙背负到我和哥哥肩上。哥哥倒是乐意，他扛着铁齿耙冲在前面，一路高唱着黑白电视机里的流行歌曲：“你挑着担，我牵着马，迎来日出送走晚霞。”我极不情愿地嘟嘴向祖母嘀咕：“屋檐下不是堆码了好高的稻草垛和草把子？”想起绞那些“麻花”草把子，从我会走路就开始了。我进进退退的步程，加起来估计可以绕地球一圈了，夜里躺到床上，还感觉脚板底有千万只蚂蚁在奔忙。

我说祖母这也太贪“柴”了，哥哥说祖母是懂得未雨绸缪，雨雪天她从未像邻家胖奶奶那样，陪着难为情的笑脸，找东家讨柴西家借米。祖母紧了紧裹头的方巾，不露表情地说：“四时有序，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小时躲做事，大时找不到事做。”

霜降之后的渔村傍晚，凛风嗖嗖，祖母顺着风扬起扫把，将岸上的落叶“噗噗”扫到沟坡，哥哥用铁齿耙快速梳理成堆，我揽着一抱抱枯叶爬上岸，塞进箩筐。如此循环往复，累得我气喘吁吁，当时恨不得摇落明天的树叶，一次扫尽。

杨柳叶水杉叶细碎薄扁，燃烧值并不高，但极易点着，是上好的引火料；刺杉树叶双面锋芒，连着茎一起从下往上断枝，像一把密集的篦子。铁齿耙一勾一大把，混夹在草把子上，火力猛且持久，烧香锅巴饭后，铲出火灰盖火钵面，使垫钵底的棉壳秕谷，不再冒出呛眼鼻的烟雾，一家人冬季围炉夜话时，阵阵暖暖的木香气充盈一室，冲淡了那些被刺杉叶尖扎划过的伤痕。

只记得童年的风花雪月夜，祖母就着灶膛火温，煨热萝卜烤熟糍粑。唤回在屋旁林间追逐的我，规矩坐火炉边，伸出莽撞的小手脚，祖母将热萝卜切成两半，敷在我手脚肿鼓的冻疮处，不停熨平，烫得皮肉痒痒灼灼，嘴里正堵着一口甜糯糍粑，喊不出疼。

多年以后，我走到了人生的秋天，几次与家人散步寒林，孩子们总是对落叶饶有兴致，蹲地挑选拾捡着把玩。我望着那坚韧而顽强的秃遒树枝，讪笑着说羡慕生长在山乡的丈夫，有烧不完的木头木棍柴火，无需扫七零八碎的落叶。丈夫露出隐藏在虎口的旧伤疤，原来他年少时的秋暮初冬，除了扫落叶砍朽树，还要翻山越岭割鲁几（灌木丛的枯藤老枝叶），多数灌木枯藤针刺密集，叶片锋利如锯。丈夫轻声一叹：“这人间烟火啊，半是阑珊半凌云。”

童年的两位老师

□刘 路

我常常怀念童年的恬淡和简约，那是初入人世的日子，一切都像清晨的阳光般通透。尽管只是鳞鳞爪爪、枝枝叶叶，但在人生已叶淡秋凉的今天，却时时在我心头闪亮。

我的第一位教书先生叫李春晖，大约五十来岁。说是先生，却实在记不起他怎样教的我，只记得他有一把泛着古铜色光泽的戒尺，其实是竹子做的。那让别的孩子胆战心惊的物件，却从来没有用于我。或许是我还穿着开裆裤，大孩子的跟屁虫罢了，只有四岁，先生不忍使用。他是几户人家合伙请的塾师，杜永村人氏。平日总穿着一身织贡呢中山装，脸色凝重而有光泽，肃然不苟言笑。大约是因我手太小，握不住毛笔，也研不了墨，因而衬着影格的大字，一仿也没写过，更别说填小字了。但我母亲照样和别的家长一样轮着给先生管饭。用枣红色木盘端着，放着几个买来的用雄黄熏过的白蒸馍，或是有棱有角的粽子，或是炸得金黄的油饼。不变的是一碟油辣椒醋水，或酱菜，一碗红豆米汤。可一年下来，我竟然认了不少字，背了很多不懂意思的“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和“臣密言，臣以险衅”一类诗文。印象最深的，是那些端给先生的美味吃食，他每顿饭都会剩下一些。我虽然人小，但并不傻，我知道先生的故意和先生对我的心思，一个塾师偏爱孙儿般的慈柔，让我记了一辈子。

随着父亲调入三桥的长安二中，我家搬到西安，租住在西大街一个大杂院中。长长的甬道尽头，有我家两间厦房。与大杂院比邻的，是一家中药铺，因而空气中总是弥漫着晾甘草的甜味儿。借助跟李先生学到的字，我便时时显摆。出门上街，我都会把各家的牌匾大声地念出来。同院有个姓张的爷爷盯着报纸，我经常屁颠屁颠地为他拿报，送到爷爷手上。然后站在老人身后，看着他把报纸打开。我眼尖，总看着顶端那一排大黑字（那时还不知道它叫通栏标题），“大张旗鼓镇压反革命”，便问爷爷：“大张旗”和“鼓镇压”这两个人，每天都反革命吗？逗得老爷爷前仰后俯地笑，笑得直咳嗽。

到了六岁，我要正式上学了。学校是西大街二小。我面黄肌瘦，总挂着两道鼻涕。怕学校不收，在报名时，母亲特别给我换上新衣，搽了胭脂。班主任叫崔文英，穿着一件藏青色的列宁服，和我母亲差不多年纪。她沉默寡言，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但内心的善良却显而易见，让人感到一种晨光似的庄严。她从列宁服斜开的口袋里掏出叠得整齐的手绢，一边给我擦鼻涕，一边叮嘱母亲，给我增加营养，买点“山道年”或“使君子”把肚子蛔虫打一打。我注意到了，那手绢是白底蓝花的那种。

崔老师教语文。每日里，上完两节课，同学们都会在教室外围成一个圈，拿出自带的馒头。她提上大铁壶，挨个给大家倒上开水。每到下午放学前，她都要宣布明天的值日生是谁。当然，在眼巴巴的期待中，我常常会被她选中。我的兴奋是可想而知的，这是荣誉也是认可。我会把值日生的红袖章一直戴回家，洒下一路的趾高气扬。她还在课外活动时带我们去附近的儿童公园，和我们一样在哈哈镜前龇牙咧嘴。她的嗓音好，领我们跟着西门城楼上的大喇叭一起唱“歌唱二郎山”，坐长鼻子公共汽车去钟鼓楼参观……

呵呵！七十年前的往事在我心头复活时，我感念我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老师——崔老师。此后，我再也没有见到她，虽多方打问，都杳无音信。理智告诉我，我也许再也见不到她了，就像我再也见不到我的父母亲一样。也不知道她还记得当年那个臭小子不，那个她为之擦鼻涕的臭小子。有一首著名的歌曲叫“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亲爱的崔老师，不论你能否听到，我都想告诉你，他没有辜负你不经意间的关爱，永远铭记着你慈母般的挚爱和温热，他用一生传承着你给予他的一切，他永远记着那方白底蓝花的手绢，那是他心中永远飘扬的旗帜。写到这里，我已是泪眼婆娑了。

窗外，是纷飞的雪花和黎明前的静谧。我思忖着，在这个世界上，人人都曾经是学生，但未必都是教师。用这个视角去审视社会，天下就只有师生这两种人了。那是一个冰清玉洁的世界，一个大爱无疆的世界，一个付出不求回报的世界！正是这一代又一代人的情怀传递，才是破解人类文明奥秘的钥匙。

牧归 汤青 摄影

走进上塘

□乔加林

道路两旁，万亩碧根果和软籽石榴果园郁郁葱葱，稻田里收割机一刻不停，稻子的清香随风飘散。前往江苏省泗洪县垫湖村的路上，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喜人的丰收景象。

在垫湖集中居住区里，红花绿树的掩映下是一栋栋整齐的楼房和洁净的沥青路面，呈现出一幅和谐美丽、生态宜居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画卷。眼前优美的风景、富足的生活，让人很难想象，40多年前，这里“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家家住着低矮的土屋，村民要靠救济粮度日。

村口立着一块“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的石碑，40多年前，这里的农民分田到户，在江苏省率先揭开农村大包干的序幕。1981年2月初，新华社记者王孔诚、周昭先来到上塘采访，在当年3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刊发通讯《春到上塘》，反映包产到户给上塘带来的喜人变化。

我们慕名前往参观“春到上塘”纪念馆。纪念馆始建于2008年6月，当年12月正式对外开放。它的外观如一艘在大海中乘风破浪的船，喻示着上塘镇率先在江苏省进行农村改革，实行“包产到户”。纪念馆分两层，一层为“春到上塘”成果展示区，分为“赤贫思变、星火点燃”“雾障途迷、三年磨难”“峰回路转、成为样板”“雨润岗绿、活力呈现”“潮涌帆起、锦绣明天”五个部分，通过大量珍贵的实物和图片回顾了上塘镇率先改革的艰辛历程，呈现了今天上塘的喜人变化，展望了上塘镇美好的未来，集中表现了上塘人“敢想敢做”的创新精神。二层分为农家老物件展览区和公共事务服务区，通过丰富的实物再现了过去农村生活的真实面貌，并为当地农民提供土地流转、会务和图书阅览等服务。

上塘之称始于唐，它地处苏、皖两省三县交界。40多年前，上塘到处是贫瘠的岗坡地。“黄黏土，水不淌，十家九户都缺粮；破草屋，漏风墙，扯把稻草就当床。”这就是当年上塘人的生活写照。1978年，大旱，上塘公社人无粮、牛无草、地无种。作为上塘最穷的生产队，垫湖大队第五生产队小麦亩产20公斤，不到往年的一半。1992年，上塘农民人均纯收入504元，不到江苏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包括上塘在内的西南岗地区8个乡镇，被纳入江苏省扶贫攻坚重点片区。

“‘敢为人先、勇于担当’的改革精神从包产到户开始，就已根植垫湖村农民的血脉中。”经过多年努力，当地自然条件及基础设施大大改善，这里正在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2007年，垫湖村按“农民自愿、拆旧建新、不占耕地、分期建设”的原则，启动农民集中居住区建设。污水处理厂、超市、社区服务中心、有“长鼻子”校车的小学、滨水公园……这些年，小区配套设施越来越多，农民生活越来越方便。如今，垫湖村1460户全部搬进集中居住小区，过上了幸福小康生活。

1978年秋，当时的泗洪县上塘公社垫湖大队小苏庄，因为贫穷，趟路前行，将大田切割成小田，分到社员手中，拉开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序幕。如今，垫湖村再次变革，“小田”又变回了“大田”，有的农民成了“职业”农民，有的则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垫湖已经成为宜工、宜商、宜农的江苏省康居示范村、江苏省新农村建设示范村，在苏北率先获得江苏省人居环境范例奖，2019年还被评为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

这个“江苏农村改革第一村”，正在书写着“春到上塘”的新篇章。

唐布拉有棵薄雪草

□李 倩

唐布拉是位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尼勒克县东部的一个狭长的河谷草原，全长一百多公里，远眺可见天山皑皑雪峰，融雪而成的涓涓细流沿着山体缓缓流淌，冲刷出大小和深浅不一的沟壑，最终汇入喀什河。

唐布拉沿着喀什河谷溯源而上，道路宽阔平坦，沟口地形开阔。河谷两岸分布着葱郁森林、丰美草原、碧玉湖泊和温泉，以及七彩花甸，成片的野花五颜六色、千姿百态。雪豹、藏羚羊、野驴等无数高山精灵在这里栖息繁衍，和谐共生。放眼望去牛羊如星、毡包如月；如洗的蓝天之下，云杉森林与山顶雪线遥相呼应，雪峰闪烁银色的光芒；洁白如棉的白云懒洋洋地浮游在茵茵碧草之上，雄鹰在高原上骄傲地盘旋飞翔。这里无处不风景，无景不成画，穿梭其中，人亦入画，百里画廊唐布拉，被誉为新疆的空中花园。

唐布拉符合我们心中所有关于仙境的想象，是诗和远方的注脚点。唐布拉，自然也有我心中的那朵薄雪草。从冬天走到夏天，唐布拉的距离比别处要远；从一粒种子到一朵花，唐布拉的时间也比别处要长。每年五月的暖风吹过，六月的薄雪草才会开放。

它们不高，一团团、一簇簇，皆在10厘米至30厘米之间，株梗圆而结实，条形或针形的叶片错落分布，叶片上有细细柔柔的银灰色绒毛。植株顶端，花瓣包裹着四五个圆形花序，花序外的苞叶生满了白色绒毛。整个花朵宛如珍珠，洁白如雪、绵软如云、柔绒似棉，在微风轻拂中灵动而美丽，在阳光下闪烁着晶莹剔透的银质光芒。薄雪草不是草，是一朵花。因为它全身长了一层薄薄的白色绒毛，让花朵看起来犹如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所以获得了这个清雅的美称。薄雪草还有两个家喻户晓的名字：火绒草、雪绒花，但在新疆，在唐布拉，人们更愿意亲切而朴素地称它为薄雪草。

在新疆，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薄雪草。它是天山山脉的明珠，也是我国藏族和哈萨克族人的神圣之花。薄雪草只长在海拔两千多米的雪域高原，是一种生命力极为顽强坚韧的高山植物。它的植株虽然不高不壮，根系却极为粗壮，深入土壤，为自己吸收足够的养分和水分。它们在冬季漫长的苦寒高原、雪山、沙砾和崖壁之间默默地积蓄力量，静而待发。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它们顽强的生命力便如同潮水般冲破黑暗、喷薄而发。柔弱的身躯努力绽放，用最美的容颜点缀世间。

高尔基在他的诗歌《火绒草》中曾写道：“皑皑冰雪永远覆盖着阿尔卑斯高高的山脊，严寒和沉寂——那巍巍高峰睿智的缄默统治着这里的一切……冰山脚下，在那亘古无声的静穆王国，孤零零地长出了一棵小小的火绒草……冰冷的沉寂之幕徐徐垂下，日夜拥抱着这唯一的火绒草。”

薄雪草不畏严寒，不怕风雪，不惧贫瘠，以洁白报以孕育它们的高山和草原。在过去交通不便的时候，去高原采摘一朵薄雪草，是非常难得又危险的事，没有为爱牺牲一切的决心，是无法获得的。在藏族和哈萨克族的文化中，它们是勇敢的、坚韧的，同时也是最接近天堂的花，只有最忠诚的勇士才能寻找并获得它。

薄雪草不仅容颜出众，还有清热解毒和抗炎镇痛的神奇功效，我国《本草纲目》和《敦煌本藏医残卷》等医学典籍中都有关于它的医用记载。在医疗不发达的年代，人们采摘薄雪草来制成药膏，或泡水代做茶饮。用高山的融雪清泉，慢煮一壶淡淡的清香，是自然的馈赠，也是生活的微调。曾经的勇士们，为了展现自己的勇敢和忠诚，要去高原上寻一朵薄雪草献给心爱的人。曾经不可多见的薄雪草，如今在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中如群星闪烁，明月流光。勇士们不再千辛万苦地寻觅一朵薄雪草，勇士们只在唐布拉静静地守护它们的生生不息。

如果说高耸入云、绵亘起伏的天山山脉峰峦叠嶂，巍峨俊秀，恍若大地与天空的纽带，那么唐布拉则是天山的仙境净土，薄雪草便是落入这片净土的草原精灵，是大自然赐给我们的礼物。它是唐布拉最明亮的素颜，是浓墨重彩、诗情歌韵中最耀眼的一抹留白。它，不争而清绝四方！